



再刺
改正

淮南鴻烈解
四

13
3488
4



門口13
號3488
卷4

昭和41年12月20日
原三郎氏贈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七

漢河東 高誘注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法惟思也按惟猶
獨也注非
舊刊注鴻下脫蒙
字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窈

窈冥冥芒莽艾枚漠閔頽項濛鴻贛洞同莫知其門

皆味成形之氣也芒艾頽濛鴻洞有二神混生經夫

營地二神陰陽之神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潛乎莫知

其所止息孔深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

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剛煩氣為蟲煩亂精氣為人

精神骨骸從二
神經營天地來

此篇類養生家
言其詞多襲老
莊而於性命之
秘勇衍未盡洩
學者以悟真篇
參之方有究竟



舊外精神下脫者字

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旨而致虛守靜以觀其寂妙卒歸之其復佛者以虛寂為宗旨絕情去念不落言詮而

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漢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

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

陰陽通流萬物乃生

萬物皆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要歸之味即不離以為竟法此二氏之所以玩忽世事以棄物理而全其精神者博雅朕腫也

以和致故曰一月而膏

始育如膏二月而朕

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

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腎主鼻

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氣故主

膽主口

膽勇者決所

肝主耳

肝金也金內外為表

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

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

土也九解謂九十一為一解一說九解六

一三百六十

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

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

所出故為雲

為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腎為雨腎水也

或作電腎水也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

主心上也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日中有踳鳥謂三足鳥也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

行薄蝕無光薄者追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

迫誤作通

荏弱肝木也誤在木為風下今改焉

電下腎水也三字

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鎮星也熒惑犯角九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夫

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

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

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

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

膏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

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

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遜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

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

天地之章光不節神明不愛則薄蝕毀折往往而見人身即等於天地其危脆之驅豈直朝露耶所以久熏勞馳騁者精神必憊

教一作敦敦悖言也逆也

之本無是

盛言保其精神之益紫霄真人

之益紫霄真人

云含之則為光
精用之則為萬
靈可為印證

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
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
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
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
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
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
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
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精欲故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

此精神外溢之
害轉則不守

來事作來世

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
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
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
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
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
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傷趣舍滑心使
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
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
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夫人之所

生生之厚即前
聲色味趣舍數
者其厚生致傷
生書所謂立王
生則逸惟耽樂
之從爾或克壽
或五七年或四
三年者也考標
書無逸
文也

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
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言生
生之
厚者何心極嗜慾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
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
害之鄉除情性之
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
總合一同也萬物
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
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
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
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
相物也物亦物也何
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

以我為坏即鼠
肝蟲辟之喻

絞經為福為祿
息讀之慨然入
世之感

字與極區同前等
幾敗反覆甚極

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坏矣將無所
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
離之論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
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
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
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
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
言不欲生而不事也治憎死而不辭惟義所在
故不辭也賤之
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己不憎也
人有尊己者己不喜也隨其
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吾生也有
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

堦埴汲水二喻祇見生死之不足

喜憎利害應前生何益死何損

其文勢烟波媚

舊刊為下脫金字

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
 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
 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攬援物
 也攬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
 盜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
 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盜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
 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
 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
 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

就易之易恐消誤

小字衍後說是

一本而無

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
 易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
 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
 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
 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
 其生也天行似天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
 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
 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
 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
 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

此 聖人之養神如

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 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

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

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

無所甚親抱德煬煬 養也 和氣也 向火中炎和以順于天和氣也 以順天道

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 合也 隣 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竟

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 內守精神也 不識 其外不為好憎也

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 崖也

此 煬也 養也 此注非

此 真人之養神如

也音 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

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

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扞 抱猶持也 言不以天

地養育萬物故強與地 養育萬物故強與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糶瑕 猶釁也 其見

利欲之末也利 欲之末也 能審順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 事之亂而能守其宗 者止之

亂不能眩惑故能亂 不能眩惑故能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 精神也 守其宗本也心

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言 志意渾然而往渾 然也綠然而來渾 轉行貌 綠 謂

也來 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 木無氣死灰 無熱諭無為也忘其五藏損

莊子

文三進百鳥以解

卷二

故本作效

容與正字通閉道貌

大澤焚四句王倪所以論至人者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

看

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

如景之放以道為紉紉者法也有待而然紉者法也有待而然紉者法也

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而物無

能營營感也廓愴厥而虛清清而無思慮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澗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

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是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

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類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

舊刊脫類字

此神家塵芥六合之意非忘形以養氣忌氣以養神者不能發所論似秘密藏未示人者

舊刊不用作不行非濁惡竭

此一段其言荒忽虛幻令人窮無入手處此佛氏之所以勸名高起悟過虛而遊溟滓者

冥漢一作冥分

冥漢一作冥分

古之美人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以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

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

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

不用言不濁其精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鬼不

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反復

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

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

長夜之中也言其甘瞑於大道之處冥冥無形像之貌居而

無容處而無所

言其人無形容可

其動無形其靜

無體

無形無體

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

言能化也人不與鬼神同

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

嬗傳也萬物之形

不終始若環莫

得其倫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

假至

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

熊

經鳥伸息浴蟻躩鳥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

心

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

耳不足心亂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克

日

夜無傷而與

物為春

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論賊害也無

而生時于心也

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

戒備也綴宅身也

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

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

言病癩者形生神

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紵而未始有極

地俱生也夫水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精化者形骸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精化者形骸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精化者形骸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注中之心二字衍

下文珍作紵按此

書珍紵通用字典

紵音紵說文轉也

有

老楓化為羽人

朽變化為蝴蝶

則自無情而之

有情買女化為

貞石山蚯化為

百合則自有情

而之無情此千

變萬化未始有

極也

木也使木生者天地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

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人生者道論真若天氣故未嘗死也

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

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自足養神上乘數句始得胸襟何等識量

細萬物則心不感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

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

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

堯乃輕天下者始皇紀堯舜米椽不斲素題云米木名即之櫟木也

許本奇時作奇異

美也而堯糲糲粗也棗之飯藜藿之羹羹粗也文繡狐白

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

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

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奇也

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蠃蠃人蝮蝮人生不遇百年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

禹乃細萬物者許本省方作省四方

昔刊蟻作輪廷作廷皆非

壺子乃能齊死生者

名爵至之實機論至恐懼注非也列子黃帝篇高張注云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

子求乃同變化者

舊丸解作脾脾辭古字通用

法下在之下恐羨躬一作羸

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恆大亦不

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壺

子持以天壤精神天有也形骸地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

機發於踵不恆也機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

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轔下迫願兩髀在上燭管指

天子求楚人也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轔肝

也燭管讀曰括撮甫匍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

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體此其視變化亦同矣

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

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

二法門矣

至人即上堯禹壺

子子求不拔不

關不竭不死挽

之精神凝聚會

中別有一般境

界如所處絕雲

霓負青天而莫

之天關即鳳凰不

能與之儷共思

勢位爵祿又不

音鸚得腐鼠

仰而嘑之矣

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

倚於不可拔搖之柱上行於不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

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

以幽神屈伸倏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福利

害千變萬終終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

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

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儷借也斥澤之鷃為飛勢位爵

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

舊制大夫作諸侯非也

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大夫曰不唯崔慶是

者是從殖華將戰而死苦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

亦如之殖紀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故晏子

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

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

以利縣視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

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

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

以有國為尊故讓位也讓位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

稱侯之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

晏子殖華僅為義者且不為勢位爵祿所籠絡益見至人超然溷俗之上

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

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

若與我不可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

人為之攻之富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

而後使復其所務光務光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

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

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太

讓天下讓國辭玉投淵號為利害至極四君子其

之若節其餘為長物可知所以

人觀大義聞大言此身便如遊鉤天帝宮而世界碌碌悉如野馬塵埃矣

窮鄙之社段乃人人見小不知大者

大射禮建鼓在阼階之西鄭玄曰建猶樹也以木實而載之樹之趾也

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問由者慙矣

訟問田者虞芮及暴桓公

蘇信公是也

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

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

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

大義死君

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

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

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

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

藏詩書脩

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

下為者學之建鼓矣

建鼓樂之大者

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

圖國籍也

而右手列其喉愚夫不為由

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

形適情不求餘

接續蓋覆也餘饒也

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

不羨其和

適也和

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實等也今贛

貢人敖倉予人河水

贛賜也敖地名倉者穀藏也

饑而餐之渴而

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

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

不為之饑與守其篳

篳受也

破陰墜陽內崩生狂則神不守

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說在原道訓

大憂內崩

宅而百骸從之
皆六根六塵煎
蕩其中而喜怒
憂怖遂紛紜莫
解與接為構日
以心圖何時可
拔迷塗於火宅
登彼岸於昏波
哉是恚也悲夫

舊州擬作越非也
人開訓武王蔭賜
人于樾下
巖穴之休脩夜
之寧此凝精存

神者道運自在
景象後養生家
沿其咳唾遂衍
為脚跌人定之
談以講衆而形
骸且柱格矣
玉篇嗆唱不伸也
諦音題與啼同
噲快通字與噲音
快小雅噲噲其正
箋噲噲猶快快也
噲之立不若偃
冰之凝不若釋
此清淨無為而
入至道之意

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
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
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
昧以生而若死昧暗厭也楚人謂終則反本未生之
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死之與生一體也
今夫繇者揭鑿雙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鑿斫也
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自汗鹹如鹽故曰鹽當此之
時得苾樾下則脫然而喜矣苾蔭也脫舒也言繇人
也故喜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痕架者捧心

抑腹膝上叩頭抑按踉蹌權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
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
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於噲也故知
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
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
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為牆乎冰
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
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終始無
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

亦只多湊得些子
總脫不得些

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

言大無有外也外而能為之

小無內而能為之內

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

大貴謂無內之

內也言道至微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

湊趨也趨其末不脩

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

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

本情以合

流俗與世交接也

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

禮趨翔周旋訕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

束其形內總其德銷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

身為悲人悲哀也謂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

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

無益下有於字
而作不無作可今
從之

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心有不樂

無樂而弗為

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

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

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

其所欲

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

不原其所以樂而

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

障蔽也言不能

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

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

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

世儒不求之驕
奢情欲之所以
生而徒雕琢矯
拂以崇於趨翔
周旋訕節卑拜
酒肉之福此其
欲之卒不可禁

顏淵季路子夏
伯牛學雖各有
差豈不所稱至
人真入耶其天
死而茹而失明

而厲天厄之也
謂迫性拂情而
不得其和漢儒
之駁而不換之
道如此

子夏戰勝故肥
反何以前謂迫
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

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
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懼一肥曾子問其故曰
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
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
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
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
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
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
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也委棄處大廓

見儒者以刑禁
人欲樂不若禁
其欲樂之心應
前原心反本

欲樂之心所以
難於此為不知
其無所用故有

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
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夫豈為貧富肥懼
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欲
之能以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越人得鬻然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大蛇
也其長數丈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
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
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

貪大鍾利垂棘
豔驪姬其牙
淫安樂而自求
國亡身死之禍

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

賂以ニ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虞君利垂棘之

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

姬及其嬖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璧之

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

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

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

而殯蟲流出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蓋西戎

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使

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冬筵夏蓋設
為外物無所用
之喻入惟欲開
不破此其趨身
入世路之羅罟
為悲人知其无
用則粉瑰求空
見空而不見塊
又何煩惱障碍
之有

又曰情欲權勢
如仇由貪大鍾

虞君利垂棘獻
公豔驪姬桓公

甘易牙胡王淫
女樂此其如火

消膏不亡滅不
正也誠知去火

則數者之禍何
自而及前言原

心反本者正此
意

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之也御者

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筵劉夏日

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筵扇也楚人謂扇為筵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夫德者下之所歸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漢河東

高誘注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
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

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
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

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

質性
真不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

調于義

在內者志在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
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或作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

發作動行文文其
章便利物事也

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

略約要也其心愉而
悅簡易也

春堇先生曰此篇
老子大道廢章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此篇立論多幻

三百五之世則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瑞物備至機偽不萌所謂與造化者相雌雄也

不偽其事素而不飾素樸也飾偽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兆擇卦也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他天地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循軌道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礪玄天元氣也蕩而運照也廣大言盛德之君恩仁鳳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

以下極言衰世機械巧詐而以禽獸州木民生分次其禍

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為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鑿也鐸結金玉摘蚌蜃鐸刻金玉以為器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盡物類也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胎胎也為類見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覿也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也而萬物不繁兆萌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疏通也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拆電霰降

此禽獸之見禍於衰世也

虐氣霧霜雪不霽也而萬物焦夭焦夭不也菑榛穢

聚埒畝草茂曰菑木聚曰艾野茨垣長苗秀草苗殺

實日秀而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

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也雕琢刻鏤

室也植也植也撩老檐言棖衰題撩椽椽屋垂也

喬枝菱阿芙蓉菱荷阿曲岸也芙蓉藕華也五采爭

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脩揆琰曲校夭矯曾

橈芒繁紛挈皆屋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剖

刷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王爾古之巧匠剖

駕架古字通用

此草木之見禍於衰世也

機釘也校連木也

子迪先生按刺上疑脫工字淑真則非黑作墨

也然猶未能贖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綸露夏槁

松栢根茂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不當江河三川

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飛蛩滿野

天旱地坼坼音冊鳳凰不下句爪鋸

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句爪鷹鷂之屬民之專

室蓬廬無所歸宿蓬廬蓬也凍餓饑寒死

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疆界計人多少

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

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誹惡譽

鋸作鋸

此民生之見禍於衰世也

善賞可賞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

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

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

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不距

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立自

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

之貌浸潭廣衍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衆物宜適也

以相嘔咐符醞釀而成畜羣生是故春肅秋

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

春臺先生曰潭與淫同

天地宇宙四句結上天清之始及衰世二段

非字疑衍

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

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脅恐審明符驗也怪物非

常人所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

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

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

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謂道也逮至衰世

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

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

失矣譖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

其所論仁義禮樂俱起於衰世亦祖壯生贊跟跋實漫摘僻之意為後不足行不足脩張本

非禮不和作不和非

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
 淫而相脅也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
 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
 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
 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
 民性善初者始也始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
 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
 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
 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

舊刊注中之下脫始字財足下脫財足二字

俳與俳同坐俳猶云坐起也又俳列也

武一作舞

而浮游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
 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
 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
 也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
 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
 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
 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量也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
 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做也

未可與言至應前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

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是故大可觀者可得

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聲可聞者可得

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

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

清濁清濁宮商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

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

設詐以巧上也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

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

此注甚鑿

九

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劫故夜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

故周鼎著極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工及周鑄鼎著極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極在見之

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盡像鑊身於鼎使

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

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愔

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

舊刊當下脫為

舊刊機作機子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

不知誰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

不名故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恩德振不名不立受者不讓之則

受之不飾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故德

之所總道弗能害也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

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也但曰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

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取焉而不損也酌焉而不竭酌猶量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

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攝起陰陽以

莊子齊物論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者藏也瑤者玲也謂和氣之見者深

舊刊功成倒

造上二有以字

以下堯舜湯武皆因世災害而施其德者

楔或作猓

輸一作猓舊刊龍首作龍者

殺生萬物也一說瑤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各仁與

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

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

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

置餘糧於晦母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碾而不知其

所由然凡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蹶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

其所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

所食楔輒猓輸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

楔猓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

卷八

六

火之怪為入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為豨脩蛇大蛇也杳象三年而出其骨

類之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北狄之地繳大風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為害也

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楔猶斷脩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由之林萬民皆

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

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相有之後振動滔

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埤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魯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土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

春堯先生曰置猶立也

阜作兩由作山

舊刊灑作壓尚書作灑

舊刊紂下脫紂字

馮翊復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

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滓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

導灑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關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灑澗兩水名平通

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

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為琤室瑤臺

象廊玉牀琤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瑤或作瑤或作瑤

臺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以

酒以為淵池今河內朝歌紂處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

民之力剗諫者剔惕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

舊刊，姓作始，別下脫乃子婦二字

觀之，故曰，剗諫者，孕婦，妊身將就，草之，攘天下，虐百

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

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

于宣室，在車曰土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

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

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

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名，可名，非常名，人

有賢聖之人，必遭亂世之患，結前堯舜湯武數代事，惟至人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不言而死，故其精不著，竹帛鑄金石而傳於人，而晚世學者遂

不能知

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鑄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

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

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

德之所總要，凡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

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

一，體，法也，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

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兩復能，止之，含

吐陰陽，神曳四時，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

體，六法，陰陽，則四時，用六律，政道之所，體而德之所，總要之處

覆露照導普汜無私

普太汜衆也無私也愛憎言皆公也

蠖飛蠕動莫

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

化物以成埤類

埤形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羸縮短也

淪入測深也入於

終始虛滿轉於無原

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

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

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

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

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

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

此帝者體太一

此王者法陰陽

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

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

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

圓履方抱表懷繩

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

內能治身外能得

人之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

不脆剛而不韞

韞折也

寬而不肆

肆緩也

肅而不悖肅急也

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自無所

私愛私邪也

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

以為正

扶任也撥治也

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

矯正也枉曲也明

此霸者則四時

肅急也注非子迪先生曰肅嚴也

此君者用六律

舊刊合作舍非

舊刊退不肖誤作撥不肖

扶撥易地今改專

收正維南陽

卷八

十

浸制辱廢見

帝者王者伯者

君者其職各不

可亂味其上有

亦迂且誕矣

注中諸夏一作諸

侯

君者失之失疑

用

四關五通

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帝

者體陰陽則侵所侵為諸復王者法四時則削削為諸

也所侮辱也君者失準繩則廢廢為

國所廢細故小而行大則滔窅而不親滔窅不親不為

更立賢君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陘隘貴

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陘隘貴

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洽矣不失其體大行天愛其精

地愛其平精光明也人愛其情情性天之精日月星

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

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

也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則目

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

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

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在於則其

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

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

真人其言守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

者五遁放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延樓棧

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樓復道相通雞棲

井榦復屋榦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

無故插入真人一

段此漢儒不及發

頌處

舊刊聽下脫口當

而不以言六字

真作真非

泄猶誤作無不

春其先生曰五遁

一段文甚危崛

飛樓作飛閣

舊刊榦作榦非

榦音貫

井榦復屋榦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

垣勇道相連復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殘隆增益

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

驚而無蹟積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音鍾

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鑿以相繆紛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紛

相纏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

也焜混昱玉錯眩照耀輝輝煌錯眩感也照耀偃

蹇蓼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段錫文鏡乍晦乍

明如連珠不可撥故曰在晦在明也抑微滅瑕霜

文沈居若簞籩蔘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竹蔘籩蔘

舊刊似作以誤

葦席取其邪文次目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劍文相句連

如錦似數如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

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吳二國各善酸醎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

燎大木鼓橐吹埤埤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埤銅橐口鐵筒埤

入火中吹火也靡流堅鍛無狀足目山無峻幹林無

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

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遁

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是故

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

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八方堂

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令謂之明堂其

中可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

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土事不文也質木工不斷

不琢也不斷或作金器不鏤不錯鏤設衣無隅差之削

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冠無觚贏之理觚贏

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

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

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

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又別生之意發

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

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為陰行火為陽行木為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欲和無不喜不怒樂斯動動

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歌節則禽獸跳矣人

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

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

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

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

故鍾鼓管簫干鍬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

盛字衍

飾喜飾怒飾

收正註南鳩訓解

節五行而洽不荒者

聖王作聖人

許慎曰夫人衆人也

末世不節五行故害洽

舊刊無禮字羣書治要作禮樂

子迪先生告嫁恐婦家二字

杖苴麻之有實者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

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

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

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

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

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

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

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

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也

嫁一作夫或說是意一作卷

失上有則字

強下有引字
思慕之心未能絕下所謂喪之本也

或作貨妻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闌漫失其職

業也悽愴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

傷悼之貌

悲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

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

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

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膏思心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

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

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

此見王者舉兵征諸侯大非得色即周禮所謂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改代之

賢也一作賢者

天子不滅云一本作

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

正也

民皆以下法甚

戮也子迪先生曰

按先聖之後謂

宋祀陳之類

倭一作繫

舊刊流血側

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疆亂政犯禁召

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

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祭社日類以十其

子孫以代之上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晚世務

廣地侵疆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大國出攻

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倭雞人之子女倭繫囚毀人

之宗廟遷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

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

處後用兵應前而事親有道朝廷有容前則未之見蓋古人文字有借賓形之法

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

非所以為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

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

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